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茂園集卷之二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虎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
之安而樂浪玄菟屬焉

文公顯桓公于元年庚申

奉陽君二衍李允李允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

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
君不說之語而說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
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
蘇秦之事也李允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允二字誤
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
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
削去指第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
一人奉陽君實李允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决為

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
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喻之役昭王未破齊之
時也文公據全燕之威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
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

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

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

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

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史年表燕

惠公欲殺公卿立辛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
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遽舉此事此必齊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其以權立權謂外

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

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魯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

則齊疑燕亦合趙而外已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宣曰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樂

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遼東并州北有林胡樓

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

煩趙策見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

九原郡城在林榆縣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

此言知其以權立權謂外

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
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鄉西山大事

記引比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
二條

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補曰

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

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彌猶巨踵猶繫正曰踵足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度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一本齊魏齊趙強

國補曰一本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

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

權之難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文公孫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

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

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

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巳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

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

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索隱

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退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

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

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

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

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

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

為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

人之服紫敗素得厚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

利所謂名益尊也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
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
鄆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
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
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
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
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符矣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
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

塗泥也
甲之甚

自願

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人也見足下... 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 遊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補曰姚本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行蘇秦曰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我不離親一夕宿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殮詩

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

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

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

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

補曰燕秦

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

自覆之術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足下不踰行楚楚

此正以燕楚相連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

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

怒而笞之也笞擊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

母也備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忠

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

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字行之之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無言

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

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
慎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比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

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

繼之以其強故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

正曰說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牒也甲之華綠如之

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牒也甲之華綠如之妻自組甲組

徹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妻自組甲組

今緩綵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妻自組甲組

一統之繩也妻自組甲組有之大數矣同有之乎王曰子聞

與下本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

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二年矣

自即位至是二年字必誤

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敵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

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

或謂齊強故稱長主

而自用也

不如燕之附人自恃其強

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

積字

西困秦三年

為秦所困

秦為

民憔悴士罷敝

罷音疲

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

將

史並

而以其餘兵南面西舉

本而舉

五千乘

之勁宋

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

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

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而包十二諸侯此

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巳蓋在城宋之後明

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而包十二諸侯此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欲得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不可

復攻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戰言不

取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見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

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

兵以備敵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

州以西也河北謂滄景等州在滎

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敵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

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

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

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子字姚一本受命於天矣曰內

寇不與與猶亂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

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曰為此乃

亡之之勢也處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能曰大

以為會使會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閱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日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臣請獻一朝之

費元作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一本無此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論也莫為臣先後者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

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

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應將今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會

質齊鮑因此指為王會事然史云一子質燕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

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

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太后曰賴

得先王鴈鴛之餘食不且懼者無者字懼者憂

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

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賚

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群臣効忠曰公

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

子功也一本且以為而太后弗聽臣是以

知人主之不受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木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

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

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

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此與觸龍言諫趙威后

觸龍言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一本無王而不能自恃得弱國必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

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

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

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

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言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
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
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
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
主一本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
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
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

羞自卑者可也

也卒粹

同疑當以三者文字出土以成韓梁之西邊此

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

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

山者趙策蘇厲曰楚人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

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

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

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

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

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

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

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

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

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改德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韓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持迂其王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全秦之伐楚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

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晉與楚三晉攻秦慮謂此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齊策秦伐魏章下 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文及蘇秦死而齊閔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宣元作下

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文及蘇秦死而齊閔宣王

並宣正曰通鑑大事記燕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同宣伐燕子之會死在燕王元年正宣王時事

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會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

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

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本名厓諧索隱云春秋後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

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屬猶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

與友黨本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無也字一本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事記以

石計祿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似不聽政

顧為臣國事皆次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

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

何以知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

飭戒也 猶正也

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

足先後

補曰正義云並去聲

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

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

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

元作恐 補曰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

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

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

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微者可知王因令童子

將五都之兵

都大邑 補曰索隱云五都一

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

之眾

齊之北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

元作公 補曰

當作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

史有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

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

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

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曰大事記云之噲安知

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噲

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

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

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

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

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非論肆行

紀則利標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其唯知實理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問齊王怒蘇秦

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持九作

持作侍史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

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

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

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魏合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

代補曰史之宋宋善待之魏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

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魯子名平元年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儀說大王之所

親莫如趙昔趙元作王王魏策稱襄子以

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補曰勾注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

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料尾即斗之柄其形若今之

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

執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執飲也厨

人進斟羹斟注也即酒酣樂進取熱飲句索隱云熱

而啜之是羹也斟謂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羹汁故名汁曰斟

塗地塗猶汚正義云一反斗而擊之代其姊聞之

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

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

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

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

規遂以為臨大所利決大夫趙王靈之狼戾無親

計非用仁義之所也如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不書大王割十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甌池趙王姚同效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且今時趙

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

在僅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

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

恒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

之東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後

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

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無考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

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

燕客之言曰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

王何為不見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

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以

利誘王使見之也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

一本此有報讎故往見郭隗罪友先生曰齊因

以字姚同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

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

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役僕誣指而事之屈桂也北面而受學

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

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

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厮補曰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睢仰目怒睢補曰暴矣也後荀或响藉叱

咄响可藉咄反咄都活反下言叱咄上响字為復

策响藉義亦不類當是駒藉見韓則徒諫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

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

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昭昭云今之中消漢書廢注中消官名

居中而消潔也如淳云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

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

至者三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

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

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

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處謂燕昭郭

為國雪車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

此無競惟人之謂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

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

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疎

補目 大事記解題

然孔氏用修之法則不係此

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鴟冠子博選
篇亦用隗言此則抑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

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眾猶鞭笞也如御馬國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

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使密遣散游士頓齊兵類

也救之救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

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

車十五乘謂姓本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笞也臣

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舉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之五旬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屏圍官人為井圍注井漏井所以受水

圍圍官人為井圍注井漏井所以受水

療鄭司農云匿路厠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展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

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

終不成實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且夫宋

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

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

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

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

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

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

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來後已而已
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譽而後可以乘人之
譽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

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權輕

元作秦秦萬乘助齊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

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

宋地而歸肥大齊肥亦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

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

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足下

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又加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曰索隱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以魯衛言齊因舉

數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

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

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

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

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

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實客素秦挾實

客以待破

挾如挾長之挾秦挾實客本欲并天下

更長實之秦挾實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秦王昭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然而王何不

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

先於燕趙秦有變謂皆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

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

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

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

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

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躡也革履

作躡躡曰躡躡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

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

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

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爾則王何不

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

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失夫取秦上

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

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

蘇氏王陶策言魏出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

勸之尊齊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

策云蘇代過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紀

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

之類代為燕間齊歡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

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

燕哉此策不能無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王出走有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鮒衛鄉兼此三行以事王奚

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

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

如鮑焦史鮒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

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

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

不足乎自憂亦完也不完則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

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缺地三王代位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

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究昔者

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

而不取也此則諸侯不為別駕而朝矣言同

秦朝燕與朝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

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

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

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

柄戟蓋為矜施戟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

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

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

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齊間何如對曰足下以

愛之故與與平聲姚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負言背未能行也復有則字不得不此屬皆不得而乃

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

對曰臣請為王壁晉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

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

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主補補曰此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路

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

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

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

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

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

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澆州謂欺曰

案反或
作誣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

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

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

事也無成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

已則否道利誣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

非此之謂也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

蘇代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

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魏皆謂臣曰人皆

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

齊無將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

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

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

齊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

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

然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出者奮奮不顧也言知其有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

也持猶使也持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

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曰一本公王按字

勻者虞欲反隸始如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命說

奉陽名王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

此類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

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欲攻今其言

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元作知

無厲謂賢之無今賢之兩之謂賢之

無厲害也。無今賢之兩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

之並 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 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

言如齊王折字 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待之為 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 不以今

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

合苟可循也順燕 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

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 言二國之

榮厚皆 逃不足以為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策死不足以為臣患

及堯舜之賢而死兩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

可因則代之惡皆 而後相効交後入見其不是臣

有所分交猶皆

國自後秦也

之患也後時其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臣必勉之

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

必然之物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

此有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

燕則自而為之取秦言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此勁趙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

雖為之不補累燕而曰臣雖為之

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指以用也吾弗子相曰子謂謹曰又不子卿也

補曰一本不子相又不予始無燕矣其疑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君文子相也

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

謂其怒燕者疑也燕紛二國二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伊尹再逃

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果與鳴條之

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補曰

伯補曰古字通古今人表舉之戰而報其父之

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張儀逃於楚傳不書

儀至楚乃適衛不如此所云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使

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薛公

釋載不乘也逃出於關齊潛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

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曰士上好客自喜

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

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

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

志慮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付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音的予也蘇代謂

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

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曰姚得趙元作趙趙因合於魏而得趙

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聞當作

間正曰間去声致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

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

而陽攻以疑齊而晉下見今人之代今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復王會所失燕兵在晉

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

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
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
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
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
舉別用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
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
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
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
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
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

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

西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

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魚陽按此文兩云陽城

及狸則正義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

說亦未可據

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

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

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

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

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

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

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

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忠貞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齊

有不善燕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

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元作賀元作賀元作賀元作

增邑臣賣猶臣之所重處重元作留元作留元作留元作

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卵猶言累也謂處於齊為

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

列眉也言無可疑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刻者

也刻刻者斬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

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由猶與之言

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元作其元作其元作其元作其元作

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以任於齊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字王王

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於趙見上齊之信燕也至

於虛北地齊虛言不設行其兵伐他國今王信田

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

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池燕之謀

今王又使慶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

所善王欲用之無中間姚本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

王事之王欲驛臣驛釋同見鄒忌說琴曰魏世

之索隱云古釋字車元作車字託車任所善則臣請歸驛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處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

矣猶不能為比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

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

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

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

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

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趙之交激

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

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

服人卒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

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

秦石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枳屬

而因亡皆謂失地秦昭廿七齊得宋而國亡此即

二十八年入臨淄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

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

乘夏水江夏註沔水自江別至南

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一本四

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今詳本文下漢而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

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

范睢傳伐韓少曲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

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

同補曰索隱云繇音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補曰安邑女戟見前

義云卷猶斷絕執免反太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

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

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下補曰姚

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下補曰姚

軹軹道即河內道道南陽封冀河東皮氏有冀亭

舟強弩在前鈛戟在後決榮口榮澤之口補曰索

沐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

此鬼無大吳失日馬之口鬼無齊易失留齊之口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註紀年曰款

魏無虛頓丘

大事記云水經

山塞集胥口

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

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濟陽說又見秦策宿胥

虛頓丘並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

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

一本作寫蓋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

元作

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

補曰一作王姚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必言攻

有齊無秦無齊

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石

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因以破齊為天

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

鄧之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曰曰正

南蓋均陵也塞黽隘楚策見苟利於楚寡人如自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魏策見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

項紀註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元作至

即墨也公子延秦子曰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

索隱云當作質姚同索隱曰謂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離石馬陵葉蔡並見前

陽馬索隱云

陽馬索隱云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因則

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同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

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不可致詰也用兵

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

母不能知一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

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穎

穎川補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奠註補曰高商之

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

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關曰死於秦者

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 西河上秦禍如

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關曰 之下皆以爭事秦說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

虎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

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 也秦橫之成天幸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 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

此除蜀之代信三十年晉秦圖鄭伏之孤言於

用此除燭之武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倍鄰鄰之厚君之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

薄也秦伯說乃還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

是而無先元作先補曰上疑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

一本作以百金送公也楚公謂不如以言公聽吾言

而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

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

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承元作承此書

乘承通後昌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

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孰計之也使者

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

以地封侯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麤而鵲啄其肉將鵲知天蚌合而箝

其喙也箝箝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皆

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

叶韻然不聞蚌鵲得兩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

將兩謂開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鵲知

音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燕惠王武成皆與趙惠王

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

昭王子元年

二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韓魏燕之兵

昌國在淄州淄川縣東北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

之以屬燕王城未下

即墨即即墨未下燕世家云即墨即墨

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

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

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

史趙封毅於觀津号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盖趙

有之故

齊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

元作承

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

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

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同暴曝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都隙不合也郟遂

指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一節自先王舉國止此

書寡人不佞云云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

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

而殺毅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故

非義也

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

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明白猶故敢以書對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

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

關則以節假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而曰曰毅傳

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而以身得察於燕曰曰毅傳趙人

假魏節使燕而曰曰毅傳趙人先王過舉擢之手賓客之中

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手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也亞次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天齊霸國之餘教而驟

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

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勁本作

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

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燕許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

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

其志謂曰一本以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

封之謂曰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

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蚤知先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及

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

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

施及萌隸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

閭說吳王遠遊也... 然子賜之

問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足也石然子賜之

鷓夷而浮之江鷓夷槩名馬革為其形以歛骸骨

應劭云取馬革為鷓夷槩形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

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隱云言子胥然恨故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

辱之非離也猶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補曰正義曰不說

忠臣之去也不繫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補曰

無乎字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蓋行

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

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

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凡

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

王不能用於於齊而祭毅能不用之於齊○呂子讀

書記曰樂毅伐齊云祭毅若不用之於齊○待彼悔前

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

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

怨濟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潛王之死人心

於此已解恐三國分功救急遣之以燕之攻非不止

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守亦恣意虜掠正孟子

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之伐

齊取實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

然徵以毅之自言蓋不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為

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齊孟

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達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

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論以見其不謫於毅

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論

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

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

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

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

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剗判及

補曰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

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

邊傑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樂間史毅奔趙後燕王復

間紀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

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

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

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秦

補曰史作卿秦一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

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毅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見下燕王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

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欲復用

之而君不責德故使吏者陳其意君試論之語曰

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

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

君之明罪之也虞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以棄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

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

本作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

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

元作恐補曰字有誤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

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行有失而故

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任不

肖之罪任猶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其

所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家之有垣

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室不能相和出語鄰

家未為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

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

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

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享

罪

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

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

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

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曾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

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柳下

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議

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

者輟也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

也輟也

也輟也

之宜在遠者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

罪君豈然之乎願君捐然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意君曰其意度然余且慝心善待之以不以成而過不顧

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也我言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

敬以書謁之樂間乘然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

報趙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懷諫

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

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偉文也

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文懲創之

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

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

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

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未云間

乘然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

語前蓋錯簡也使人讀之樂間谷書而未云間

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者過趙趙王悼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

下服矣燕元作茲燕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

有隙秦趙有隙一作却姚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

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

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

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

子何賀使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為秦北下曲

陽為燕下曲陽屬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

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趙同

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

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一作

鞠下同索隱云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

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

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秦傳言丹質秦欲批其

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能可擾而駭也然喉

逆鱗哉

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王

亦有姚云曾錢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

入圖之已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補曰姚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

戰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謂然以義

亦通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

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

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懼然

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替且且非獨於此也夫

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

知禍且至而猶為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之自疑命止於此

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一本其可

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曰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

為道不敢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荆軻

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願願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一本即趨太子送之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按

俛仰韓信俛出東方樓行見荆軻樓致敬貌禮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言足下於太子

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補曰一本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

補曰一本

四十三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

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

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

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此四字作

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因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

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

者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僭稱孤也又劉向

曰燕王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曰燕王真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荀子註引策作牢天下之田

其意

不釐今秦已虜韓王

秦十七年虜王安

盡納其地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

一本有能字

支秦必入臣入臣則

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

關言示之以利秦王貪使之見而欲也

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

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唯荆卿

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

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

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經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

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

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

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

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軻曰

之奈何姚同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摠其膏

摠刺也知鳩反
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

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

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以左手扼右腕也切

齒前見一乃今得聞教遂自刎也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

人徐夫人匕首索隱云徐姓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疾火器爾

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鏹而淬之也後以試人

語註云以藥水鑿七首為淬鑿古電反

血濡縷沾沾濡衣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道荆

血濡縷沾濡衣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道荆

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昭元

悟悟悟作忤說見魏策視也悟逆乃令秦武陽為副荆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堅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轍

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取道高漸離擊

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轆之而去去

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亦徵為商蓋悲音

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

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怏慷壯

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

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也嘉為先言於秦王蓋誤後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下同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補曰一本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其懼不取自陳

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

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

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

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

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

設車轂天子臨軒九服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愚按漢

書大行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咸陽今

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陞陞也高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

武陽顧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子故振懼懼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國策卷之九 四十一

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

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

劍長搥其室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劍

不出室欲王推之於前令時惶急在室牢也堅劍堅

前短易技故云王負劍

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

愕愕相遇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

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提也

提擿也補曰且即于反提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

註字也提補曰姚本無擿字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提

提義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補曰既斷左股何

云展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却之必得約契

復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

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各有差而賜

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

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

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

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七年而虜燕王喜秦兼

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謂

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二夫行劫刺於

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

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七首之婦之明也持鞞武士

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

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

其所不可者劇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

白衣祖送者係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押已幸矣軻

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推竊發此其人豈愚哉

蓋積志仇秦一日而忘秦也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

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

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

處焉謂秦皇祖詐之也唯軻於此則無

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
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
萬乘之衆揮椎奮擊手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
得良非獨免併流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呂政
如且中免何敗獲之真愛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
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
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
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
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燕卷第九

化 關

國策卷九

四十九

開化圖書館

Karhwa library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

縉雲 彪 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 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 補曰史年

汲冢師春作縉頭曼地藥音讀因相混若縉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秘

閣古器有宋公縉鍊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謾記于此

公輸般 魯之巧人 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師之為楚設

機 天地䟽機閉也雲梯之屬 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梯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

具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 聞之百舍重繭 補曰此據

高注下有重繭累臆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趺字吉典反增韻謂足臆起如繭

支抵音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善聞其吾欲

藉子殺王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臣字

作惠臣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梯梯之高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

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服焉請見之王見翟黑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雕飾者鄰有敝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本短使之衣

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

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

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

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

語皆傳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短史安不得短

得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

短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

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而欲竊之

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

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

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黑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救輿也荆有雲蓋犀

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豫章大小九五

本也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惡元作惡以王吏之攻

本補作補章作樟姚同楠即楠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彪謂翟之說美矣然

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

給尔豈為若說止攻我意者墨守之叢翰般服病

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

竊疾者也 **補曰** 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

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

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

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史云墨翟

宋之大夫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按

別錄墨翟書有文子文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如

此則墨子作七十子後愚按孔子以敬王四十一

年卒景公以元王七年卒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

子毋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

云揚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

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武靈王曰夫梁兵功而權重今欲而人收

梁王懷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

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以害趙國

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

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寡人知之矣弱

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註梁必兼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使者曰臣請受

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補曰姚本註徐其攻而

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攻之不力使趙王

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

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宋

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

戰國策卷下

三

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

前故次之此 **正曰** 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

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

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

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

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

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宋卿 **正曰** 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

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宠者鮑因大

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曰君曰**

長矣君宋 自知政言親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

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 則公常用宋

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 言救宋宋因賣楚重

以求講於齊賣謂衡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 元作資 一本楚重

不如與之

聽其講

以明宋之實

元作資

資

神曰一本

楚重

於齊也楚怒

怒其昔而與齊

讞

必絕於宋而事齊

齊楚合

則攻宋易矣

蘇秦與別

成

齊宣

同時

知非

剔成

公辟大元

年

烈王

七年

子立

紀年

作桓公

辟兵莊子曰桓公

出前驅呼辟蒙人

辟兵名

辟謚辟事必

不爾史

而史記作辟公

辟兵名

辟謚辟事必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甚勸

力也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

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

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

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荆

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 **曰** 高註太史能辨吉凶之

遜太史

康王大喜於是滅

滕隱七年註在沛國公

有焉

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

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

元作曰

字誤

為無顏之冠

冠不覆額 **曰** 史王偃盛血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

以示勇剖偃之背鑿朝涉

之脛

所也 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其臣也 遂得而死 **曰** 家云殺

王偃年表云死於温温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魏地新序得下有病字 元高註云禍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殺康王而

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

五

繼為詳驗今通於城之取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幸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報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十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北之野王衛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

景王三十年丁卯

正曰

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癱疽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

彌子瑕公幸臣

彌子瑕

公幸臣

其妻與子路之妻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

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

說然彼以癱疽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為雍鉏則誤也

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夢見日今子曰曰夢見竈君君而一言君也

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

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謂黃不一處此未詳策過衛使人謂衛君此

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謂黃不一處此未詳左傳出公

與褚師比等逐公越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

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

哀公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

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衛君懼東組三百緹組

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緹謂曰組屢見前緹古本

反說文帶也詩組滕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

註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

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國中

大名美內臨其倫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之臣

惡臨議其事議謂諸蒙大名家冒處挾成功坐御

以待中之議坐具御言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

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

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闕駮四百壁一白壁姚同

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本有也

字姚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為君子也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慮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

晉荀瑶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因語序蓋臺之宴云

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

世家衛嗣召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

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

州匡城孫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

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

賴矣利賴猶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蒲曰一本蒲

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

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

魏樛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六年

魏入上郡於秦而河西濱洛之地盡而弗能一本

姚有復字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

善元作害作善姚同魏秦王必然公樛里疾曰柰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

以德衛君樛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

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鑑元並溢鑑通焉

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

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樗里子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号樗高註家有大梧樹許之以百

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無考曰臣聞秦出

元作入兵樗一本作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

不脩之日久矣願王樗元作博樗當作專事秦無有

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梧客謂至郎門而反註續姚

郭門按韓非子使郎郎中日聞道於曰客偶思念得

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

已者過急多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

安能急於事人矣以知之問王衛客曰梧下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處謂

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

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况小子乎彼

哉彼哉可考何得附之嗣君此策時不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以逃此本高註竊

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耻其

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靡相隨而服役逃之魏衛

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亦贖也群臣諫曰

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郭門之按韓非子使即中曰聞道於曰客偶若不念得

亂無大謂國小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

三百或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衛君

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

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

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欤

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

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矣

矣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

且唐且龍且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一人以且

之類是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

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所用

者縹錯擘薄也二臣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今教之以說君也

上言死則心異故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繆錯主

言此可以動之也故商君說見秦策高不血食矣

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也故商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

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君繆錯挈薄之族皆逐之

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敗矣蓋諫者之言

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正曰鮑誤釋胥麻之事遂以

衛君為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

猶愈於速復者也補曰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答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正曰高

服擊其驂則兩服馬不勞答也車至門扶婦下教

鮑以為借馬故曰愛之外是

送母

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

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

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

此策時不可考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与此

類相

凡九章

中山 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若陞

鮮虞國 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

有故城 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

居盧奴 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
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已

召陵謀為蔡伐楚皆黃如辭蔡侯則時勢已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

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國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與中夏初立者其國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中山君見史不出不名謚四曰中山武公饗都士大夫

霍光傳都肆郎羽林孟康云此言已試而饗之四曰按

光傳都肆郎羽林孟康云此言已試而饗之四曰按

習此都邑之類四曰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為楚昭卿

與彼義不類四曰注昭王兄公結也後為司馬惠王

走子期似王之說苑屢稱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時白公殺之四曰說苑屢稱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一人司馬四曰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則姓也四曰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

說楚王四曰伐中山中山君亡國也四曰有二人挈

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

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之下四曰與

食四曰一本壺飡解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四曰

姚同臣父字不重出四曰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四曰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山君喟然而仰嘆

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怨不

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也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

以一壺食得士二人趙宣子此章與左傳華元饗士

合為一也。集韻殮亦作食蘇昆反。熟食曰殮。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也常莊談趙謂趙桓元作襄

按大事記威烈王元年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

獻子浣為後襄子之弟桓子逐浣自立二年桓子

卒獻子復位魏桓子籍立是年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十七年獻子卒文侯欲殘中山必在前恐是獻子之

克之此策云文侯欲殘中山必無趙矣公向不請公子傾魏君

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向不請公子傾魏君

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

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古本稱之曰補樂羊食子

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

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

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

相王即秦七年也**補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範

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

已父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

稱王齊河為獨怒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慎觀之

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

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

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

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

○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

魏按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

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年書魏方衰

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已

之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

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魏

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

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

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而中山後

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

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正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

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

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

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

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滿甚也

於此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

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註是君

為趙魏驅羊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則中山必恐為君

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彼患亡其國是君

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

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

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

同王則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齊不欲與之

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五本下三

疑此或有誤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

也我致中山而塞四五國四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

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五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

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也難信以為利田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

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

齊欲伐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並元一作

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

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

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一作千乘之國也何侂名

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

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

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患之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

乘之國耻與中山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

好位姚同註曾作倍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而成其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
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
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
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

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曰**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

讀作隘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適燕

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曰**王苟舉趾燕趙聞之

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監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

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

也此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

而不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

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

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

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捍闔風氣而文無害亦

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捍闔狡獪豈非

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

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

本喜作喜後同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

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

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

補曰字

臣抵罪君曰行

吾知之矣

行使之行車

二人雅不相善弘

居頃之

道使來為司馬喜中山公孫弘

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

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曠於宋而

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即此人与漢平津為三韓子云公孫弘

斷髮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補曰詩

也言趙使屬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

耳中山之事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使言之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

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

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

吾知之矣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

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請

為使也 **田簡** 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 可以為司

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簡請使耳矣

田簡 此章以為語趙使下章以為司馬喜使說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也 姬父 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 **田簡** 曰 不成則恐無身欲成

之何不見臣乎 怪其不 陰姬公稽首 地也 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言將厚報之 司馬喜即奏書

中山 **田簡** 補 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分負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 商較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田簡 曰臣聞趙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

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

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言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

目准頰權衡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

蔡澤傳感是顴索犀角偃月犀角骨骨彼乃帝王之

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

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

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
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杜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
王曰為將柰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
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
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
曲折小差著書者
自以所聞駭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司馬喜繩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
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
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車者

禮者却一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而朝窮閭

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

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

本謂農業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

皆不強力也若此不

亡者未之有也

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

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

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與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

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

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下民

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

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驁之志

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窺見其

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

十

之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
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
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立也中
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功倚固無休息
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
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
俗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

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
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
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
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
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
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
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
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
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
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
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

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

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
非義理之所存而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
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
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
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
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
五百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
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

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以上皆右戰國

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

漢京兆君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

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

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

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

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

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

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
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踈略後再
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
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峯惠字皆武后
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
不解竇革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峯字云古字見
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坐乃古地字又峯字見
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亦豈出於古歟
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
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
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

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註於旁辨藥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畧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

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
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
父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
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
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
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
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
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
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

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尋

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
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
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
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
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徃徃喜稱道之而姚氏殆
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
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
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
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
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
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

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
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
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
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
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末
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
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
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
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聖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

此字殊不可解實草作唐書自釋武后用聖惠字云古字

此字殊不可解竇革作唐書釋武后用塋字云古字
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塋乃古地字又塋
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
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
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
甫謚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
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
衣衣盡血呂不
常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
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瘡字廣
韻七事晉有大夫券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
安陵尹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
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驥俛而噴太平
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鼓鼻也

御覽二事潤若耶以取銅破惠山而出一錫齋廟之元

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

處女鼓瑟平原君璧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

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為士勇藝文類聚一事

為楚合從元戎以鉄為矢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

長八寸一弩十夫俱發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張守節

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

不險利於守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

有山關之固故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

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

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
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
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
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
吳師道識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
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為名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
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

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
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
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為盡善乃
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
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
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
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
卷今行于世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
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
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
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

至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
諸郡例鑿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
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
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
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
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
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
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
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

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云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

右迪功郎兗州學教授趙渙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

化
開
u a t u a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印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趙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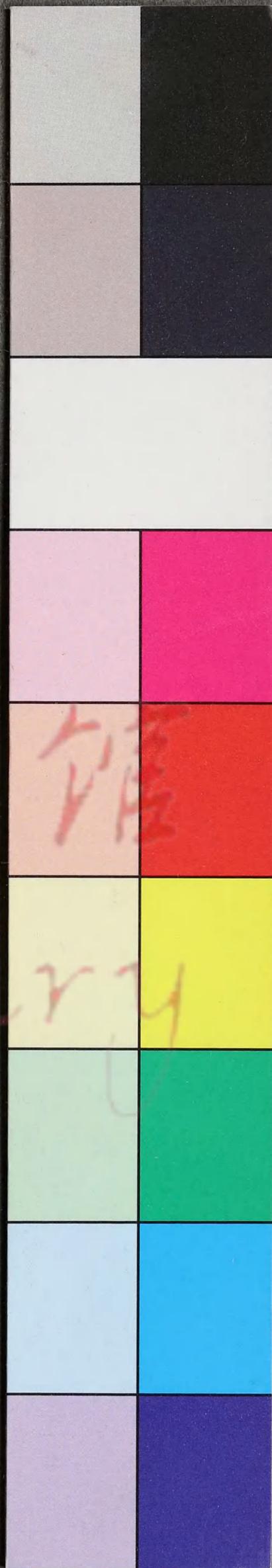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Kahua Library

八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